

刀鋒

毒刀鍍

ドクトウ・メツキ

〔日〕西尾维新 著 〔日〕平田弘史 字
〔日〕竹画 李 岚 译

第十一话

刀録
第十卷

毒刀鍔

ドクトウ・メツキ

〔日〕西尾维新◎著 〔日〕平田弘史◎字
〔日〕竹画 李岚◎译

第十一话

序
章

■ ■

这是数百年之前的事。

这个世间被称为乱世，这个国家被称为战国的時候。

现在我要讲述的是一个过去的故事。

地点是在丹后。

在远离京城中心的山里面，有一个只身一人、一心一意地挥舞着真剑的年轻人的身影。

这个年轻有着健硕的体格。

手里的真剑也是非同一般的宝剑。

年轻人一言不发，只是一味地舞剑——仔细看看的话，竟然是在斩从身旁的树上掉落下来的叶子。这种尝试本身简直就是高手所为——可是，看样子这个年轻人连一枚树叶都还没有斩断过呢。

用“练习”这个不温不火的词语很难表达出来。

说是练功吧，又不是很确切。

他，其实是在习武。

在国情混乱，无论何时何地都弥漫着战火的时代——年轻

人独自在无人问津的大山里磨练着自己的武艺。

这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行为——但也是一意孤行的行为。

“不怎么样啊。”

突然

在无人问津的大山里有一个男人对年轻人说道。

不知是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那个男人是从哪里跑来的——就在年轻人的身后。说话的口气像是年轻人多年的老朋友一样，很自然地说道：

“你这简直就是小孩子在玩耍一样——就你这种水平，还想找到剑道的真谛啊？”

“……”

年轻人没有理睬他。

就像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他似的，只是自顾自地舞剑。

男人好像也没有在意年轻人的冷漠。

“这么说虽然有点那个吧。”

男人继续着。

“小家伙——你呢真的可以说是一点儿练剑的才能都没有哇。没有任何条理，也没形成任何流派，还有……主要是在你身上感觉不到丝毫杀气。”

“……”

年轻人仍然没有理睬他。

“像这种树叶，你就是斩断了几千枚几万枚，武艺也不可能进步哇——要想练好剑术，如果不先学会杀人的话，那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因为剑这个东西就是用来杀人的武器。所以，所谓的剑士——杀过三百个人之后，才能勉强算是半个剑士吧。”

而且你好像连树叶也斩不断啊——男人说。

即便是这样，年轻人仍然是没有反应。

男人不得不很扫兴的叹了口气：“哎——”。

“我是听说在深山里边有个勤于练武的非常值得一看的年轻人，才从百忙当中，特意大老远的跑过来看的哟。什么啊。只不过是毫无看头的小家伙而已嘛——真是的。难道我是昏了头了么——我也是因为总找不到从完成到完了的道路，有点过于着急了。”

“从完成到完了？”

这时。

就在男人一边噌噌地抓挠头皮，一边转身要走的时候——年轻人终于对男人的话有了兴趣，停下舞剑的手，慢慢地转过身。

然后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男人。

男人一身轻装，让人很难相信他就是这样打扮来到这座深山里的，而且也没有什么行李。

年轻人瞄了一下手里的真剑。

虽然不晓得男人的目的是什么——如果男人说的话是真的，那么他应该是来拜访自己的——就算有什么状况发生，手里拿着刀的自己也是处于有利地位的。

年轻人好像是做出了这些判断。

可是年轻人的心思好像被看穿了一样。

“放弃吧，小家伙。”

男人先发制人。

“这个世上所有的刀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——不对，应该说这个世上所有的刀都像是我的部下一样吧。先暂且不说你的武艺如何吧，你的那把刀也是无论如何杀不了我的。”

“你刚刚是说从完成到完了吗？”

年轻人丝毫没有在意男人的话，说道。

瞪着眼睛盯着男人。

“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就是那个意思啊——也许看起来是吧？你这半生不熟的武艺别说是完了，离完成都还差很远呢，所以这个话题应该跟你毫无关系吧。”

“我知道自己的剑术还不成熟。”

年轻人说。

“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，拼命地、刻苦地进行练习呀。”

“拼命？你的努力确实很值得赞扬——不过，小家伙。你这么慢慢吞吞地练下去，战国可要结束了啊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躲在这大山深处，可能不会知道世间的状况吧——现在啊，已经跟你知道的那个时候状况大不相同了哟。”

“战况如何都跟我没关系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我只对磨练自己的武艺感兴趣——只想弄清楚剑道的真谛而已。不管时代是战国还是太平盛世，都不会改变我前进的道路。”

“嘎嘎嘎。”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是啊，我真的觉得也就你那股勤奋劲儿值得赞赏——还有，我也是看中了你对世事不关心这一点。本以为我白跑一趟了呢……不过，将就着也算是合格了吧？”

男人说。

“实际上，我也对世间的事情不敢兴趣——因为我的对象是所谓的历史这个东西吧？不管是世间也好世界也好，从历史的整体来看的话，只不过就是历史沉淀后留在表面上的一点儿清汤而已。”

“你是说历史？”

听了男人的话年轻人紧缩起眉头。

“什么啊？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难道你是妄想狂吗？”

“你的这种说法也不一定不对——确实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，我就是那样的人。所以，我不得不以结果论胜负——可是呢，就差一点怎么也无法进行下去了。估计就是素材的问题——只有这一点我没有任何办法。”

“素材？”

“是啊。没有材料的话是没有办法制作刀的啊。嗯，刚才说到你将就着合格了吗？不对，你想知道的是从‘完成’到‘完了’这句话的意思吧？”

“无所谓。”

年轻人对这个说话不得要领，而且越说越让人一头雾水的男人好像有些反感了，很是后悔理睬了他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“那个爱是什么是什么吧——能请你回去吗？我还有事情要做呢。今天的计划连一半都没有完成。”

“你的计划就是那毫无意义的习武吧？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嘛——总之，如果不杀人，作为一个剑士的武艺是无法提高的啊。”

“是说杀三百人才算半个剑士吗？”

对着要重复自己台词的男人，年轻人问道。

“说的就好像你自己是很够格的一样……那么，杀多少人才能算合格的剑士呢？”

“是啊。这个世上，到底有没有合格的剑士呢——都是些不能控制我制作的刀的三流剑士吧？”

“你——制作的刀？”

“哎呀？我没告诉你吗？”

男人说。

堂堂地说。

“我本来就不是剑士——是个刀匠哟。”

“刀、刀匠？”

“起初本来是个占卜师的，可是靠那个总是不能吃饱饭——不过，先别管我的事了。小家伙，为了让你感人的努力能够开花结果，你就交给我来安排吧。当然，能否成为一个扎扎实实的根，也要取决于你自己，鑢一根——”

这就是发生在数百年前的事情。

这个世间被称为乱世，这个国家被称为战国时候的事。

现在讲述的是过去的故事。

在那之后成为虚刀流鼻祖的鑢一根，他和当时传说中的刀匠——四季崎记纪的因缘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

企划立案：奇策士咎儿。

执行者：鑢七花。

对传说中的刀匠——四季崎记纪制作的十二把完成形变体刀的收集——从年初就开始的征之旅已经度过了中间高潮、正向最终阶段发展。

绝刀·铍收集完毕！斩刀·钝收集完毕！千刀·铄收集完毕！

薄刀·针收集完毕！贼刀·铠收集完毕！双刀·锤收集完毕！

恶刀·钷收集完毕！微刀·钹收集完毕！王刀·锯收集完毕！

然后是诚刀·铨收集完毕！

剩余的完成形变体刀——还有两把！

毒刀·鍍！

炎刀·铤！

事情发展的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多说什么了！

对战格刀剑花绘卷！

杀气一股接一股的时代剧！

刀语第十一卷。

第一章
梗概



这次就用七花的视线来描述之前的故事梗概。

虚刀流第七代当家鑢七花。

今天二十四岁。

可是在这二十四年里，关于最初的那四年，他自己几乎没有任何记忆——既不是回想不起来，也不是忘记了，而是根本没有记住任何细节。

对于鑢七花来说，他的人生是从丹后的那个无人岛开始的。

大概在二十年前——作为父亲的虚刀流第六代当家，鑢六枝遭受到孤岛流放的处分，受到牵连的亲姐姐和他也被流放到后来被称为不承岛的无人岛上。

然后他作为虚刀流的修行——战斗，就从被流放的那天开始了。

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暴风骤雨，他的父亲都亲自对他进行磨练。

虚刀流。

不使用任何剑的无刀的剑士。

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把日本刀进行极限磨练的流派——七花作为这个流派的第七代当家，在无人岛上被培育成长着。

先前的大乱。

奥州的首领飛騨鷹比等发起的，在天下太平的盛世中发起的几乎是唯一的一场战争——他就被在这场战争中被称为英雄的父亲从早到晚地训练着。

几乎没有任何闲暇考虑其它事情。

因此，对于他来说，拥有记忆的四岁之后的人生也几乎像是不存在一样。

每一天要做的只是练武。

这里面好像没有能称得上是“人生”的要素。

就在这种连人生都称不上的生活里，就在他的身边有一个天才的生活里。在这里，有必要对这件事进行一下说明——身边有一个大他三岁的姐姐鑢七实。怪物一样的天才，或者说是天才一样的怪物存在，多少都会对他的人格有所影响。

如果说七花是个勤奋努力型的人，那么七实就是有才能的人。

大乱的英雄鑢六枝就是害怕她的这种才能，所以才选择七花做下一代的当家——当七花明白这一原因时，心情绝对不能算是平静的。

不过，七花和七实之间确实存在着能冲淡任何感情的、可说是非常绝对的机能上的差别。

这种生活经历了十九年。

非常非常单调地——非常非常顺利地持续了十九年。

鑢七花也好，鑢六枝也好，鑢七实也好，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——七花把父亲对自己的锻炼当做了比呼吸还平常的事，六枝把锻炼自己的儿子当作了比呼吸还平常的事，七实把在一旁看着两个人当作了比呼吸还平常的事——三个人，英雄也好下一代当家也好天才也好，都不由得在想之后的十九年，十九年之后的十九年，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？

就在这个时候。

事件发生了。

鑢六枝注意到了鑢七实的才能，鑢七实的天才性更加进化的事实——鑢六枝之所以能注意到是因为鑢七实的失态。

天才的姐姐从来没有想过在勤勉的弟弟面前，掩饰自己的天才性——也许这是作为天才的她失态的地方吧。可是或许她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怎样。就因为她的天才，对于她说来“只不过就是这么个理由”——父亲竟然向自己的女儿下手了。

某一天夜里。

六枝没有用虚刀流的功夫，而是想要掐死就寝中的七实——然后被七花发现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姐亲手杀死了自己

的父亲。

这是虚刀流对虚刀流的战争。

天才的姐姐这时候连拦都没有拦一下——就像一直以来看着两个人习武一样，只是在一旁看着他们打斗。

仅仅是看着而已。

可是这个时候的大乱的英雄早就过了自己的全盛期——当时二十三岁的鑢七花，无论是体格还是技艺都已经凌驾于父亲之上了。

所以——七花得以杀死了六枝。

就这样，虽然不是寻常的流程，不过因为父亲鑢六枝的丧命，鑢七花这个时候，坐上了虚刀流第七代当家的位子。

家族三人的无人岛生活从此变成了姐弟两人的无人岛生活。

实际上，作为“罪人”被流放鑢六枝本人如果死了的话，七花与七实再继续留在岛上也没有什么意义——不过两人的心中都跟父亲一样有至死不离开不承岛的决心。

特别是七花——他选择了和虚刀流这个名称一起灭亡。

除此之外，对于他说也没什么别的选择了。

他既没有父亲那样的战斗史，也没有姐姐那样的天才——他只是虚刀流而已。

“七花，我呢……”